

社會學實踐報告

去年 11 月 24 日，在同學的推薦下，參加了伊甸的海外志工說明會，通過第一階段面試，並於第二階段電腦篩選的過程中獲得參與第 183 梯次泰北清萊滿星疊行程。1 月 8 日與 1 月 20 日為行前籌備會，經過教案準備、心態調適後，於 2 月 8 日至 19 日於泰北清萊滿星疊戒毒村服務。

伊甸基金會的海外志工在幹嘛？

先稍微簡介一下伊甸海外志工服務隊。在變成伊甸海外志工服務隊前，必須先參加說明會。說明會除了宣布伊甸的服務理念外，還須參加想要服務的據點的介紹。聽完說明後會蓋章，蓋完兩個章後，讓伊甸確定你應該已經知道服務內容，就可以參加面試。面試時主要是回答服務心態或參與動機等問題。海外服務隊主要有兩種形式，除了服務對象用中英文差別外(中文：如大陸、台灣偏遠地區、澳門等；英文：印度、尼泊爾等，有分中英文面試)，依服務性質還有探勘隊與志工之差。

以下為個人自製的簡單對照：

	探勘隊	教育志工
性質	尋找服務地點	提供當地孩子所需教育資源、家庭訪問、文化交流
活動	田野調查、參訪當地機構、探勘合宜地點、未來服務規畫	於當地機構或學校進行教學、與居民進行文化交流
居住	由於時間、行程彈性，為避免意外，居住於當地飯店，較為高級	於機構內或村莊中，設備相較探勘隊十分簡陋
基本要求	體力、語言、溝通能力、不同文化心態適應	教育熱忱、耐心、不同文化心態適應

不論是哪一個類型或地點的海外志工隊，基本上伊甸海外志工最強調的是「彈性」。新疆的志工隊曾經發生由於當地沒有廁所這個概念，都是直接在草堆或泥地解放，該梯次某一志工不願意配合，而四天沒有排便，最後決定簽離隊證明書，返回台灣。諸如此類的適應問題，都需要志工配合，甚至於有些地方偏遠到連伊甸和當地連絡都很不方便，以至於行程上的安排和行前說明會完全不一樣。事實上本次泰北梯次就遇到這個問題。

本次於泰北滿星疊服務內容為教導當地小孩中文與協助進行農忙。泰國的第二語言是中文，甚至比英文還重要。滿星疊這個村子位於泰緬邊境，治安與環境條件較差，加上過去歷史造成的創傷，當地的華人後裔孩子們缺乏教育資源，因此陪伴孩子與教導中文是本次志工服務目標之一。而第二目標協助農忙，則是由於伊甸本次和滿星疊合作的機構是由同樣為基督教的晨曦會成立的戒毒村。

泰緬邊境，特別在金三角一帶，過去以種植鴉片與毒品為主，當地吸毒狀況很普遍。晨曦會以信仰戒毒方式，在滿星疊設立戒毒村。戒毒村內以農業為生，本次另一目標為協助農忙活動。

在行前須知中告知當地氣候與生活條件，後續日記中會提到。較為特殊一點是在與弟兄的相處方式上，領隊再三強調幾點：

1. 「女孩子不可以穿無袖、短裙，並且在室內曬內衣褲、不能攜帶粉狀藥品、不以個人名義贈與禮物、不可以唱流行歌」—為了避免弟兄有多餘的想法
2. 「不可以單獨和弟兄聊天，最好三人以上」—為了避免任何可能發生的危險
3. 「不洩漏任何個人資料或連絡方式(居住地等)，若真的被問及，就說是伊甸的志工，或是不要給予細節」—曾經發生過有志工承諾弟兄回到台灣後會介紹工作，但弟兄回國後，受到環境影響又開始吸毒，由於當時志工有提及其居住地，弟兄透過許多管道得知，而跑去找當時的志工借錢。另一方面，曾經有志工給小朋友 facebook 的信箱，小朋友非常開心而省下每天的餐費，自己走到離村莊很遠的市區網咖使用電腦，只為了和老師見面。
4. 「不輕易給予任何承諾」—這一點每個志工隊都一樣。曾經有甘肅小朋友和志工約定好，但後來志工沒有再回到甘肅。小朋友自己一個人坐火車到深圳，以為這樣就可以看到台灣並且找到志工，但在深圳下落不明。後來伊甸志工隊動員尋找，最後在深圳某家鞋廠找到小朋友，小朋友仍在試圖賺取去台灣的旅費。

除了上述須知之外，出海關前，海外志工主人永祥哥宣布伊甸海外志工的幾點理念：

「變成當地人吧，不要改變當地生活形態」「不要留下伊甸的標誌，只要讓小朋友知道台灣來的人來陪他們就好，不要讓他們覺得自己是受助者，要讓他們覺得是當地學校爭取到這個資源」「不要給小朋友禮物，一個小朋友有就全部都要有；不要收小朋友的貴重禮物，不是每個小朋友都給得起」「這次和晨曦會合作，禱告時間是必然的，如果禱告與你信仰不同，可以想著你自己的神」「不要把自己的價值觀套在任何人身上，不管是小朋友、居民還是你的同伴」「不輕易開始、不輕易結束」

從這些行前須知感覺到伊甸基金會很強調「尊重」一事。但在弟兄的相處部分，這些的行前須知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後續會提及。

參加志工隊的人是怎樣的人呢？

一月份舉辦的籌備會是我們第一次看到領隊。通常一個梯次會有兩個領隊相互搭配，我們這一梯次的領隊剛好是伊甸領隊群中年齡最大與最小的—66 歲與 19 歲。小領隊育詢和我同齡，因此對她很有好感，是個活潑積極的女孩子，曾經參加三次伊甸辦的海外志工活動：澳門的中輟生、泰北另一戒毒村滿樂福，再來就是這次。66 歲的領隊漾漾是資深志工，從伊甸有海外志工服務隊開始

就每年都有參加。事實上，海外志工主任永祥哥是她的兒子。曾是游泳國手及鐵人三項多年冠軍得主，年紀雖大卻比每個志工的體力都要好。

本次梯隊包含兩位領隊有二十二個人，其中三位是高中生，三位是社會人士，其餘都是大學生。大學生中有四位是教育大學或相關學系的。據領隊說法這次算少的，通常比例會更高。有六位曾經參與過伊甸海外志工，有一位更是已參加過五次。此外，由於伊甸的領隊群是由曾經參與過的人之中挑選出來，在本梯次中除兩位領隊外，有一位是正在接受培訓的領隊，另一位則曾經接受過領隊培訓的邀請，卻因時間考量而拒絕。還有一對情侶和一對兄妹相約來報名，明明是電腦選號卻報名上了，負責人也表示不可思議。

泰北？清萊？滿星疊？

剛開始說到要去泰北服務時，很多人還以為泰北是個地名。說來非常慚愧，在出發前我對泰國的印象也僅只於騎騎大象、看看人妖等，曾經參與過的典型曼谷觀光客行程。這次服務的清萊省著名的是泰國國王的家鄉，還有玉佛寺。當然，最重要的是泰北孤軍後裔，同時也是我們這次服務的對象。國共抗戰時，曾有一批軍人被遺留在泰北，他們無法回到中國或台灣，又無法被泰國人接受，其生活形態如同難民般，缺乏水電。在泰國政策考量下，也不能到泰北之外的地方發展。後期雖然有部分泰緬華僑能夠回到台灣的中和、永和居住(南洋街)，但國籍和權益問題卻未獲得適當的解決。提供教育資源讓當地的孩子是我們這次服務很重要的一點。過去滿星疊以種植鴉片為主，毒品取得容易，當地吸食毒品情況嚴重。現以種植茶與咖啡為主。

從桃園中正機場坐飛機到曼谷國際機場約三小時，在曼谷等候轉機約兩個小時，到清萊機場約一個半小時，再搭兩個半小時的車上山，就抵達美麗的滿星疊戒毒村。說起來，雖然泰北和台北的緯度差不多，但氣候和生活條件實在相差甚遠。泰國一般分成三季：三月到五月的熱季、六月到十月的雨季、十一月到隔年二月的涼季。所幸這次去是當地涼季，但一下機場也夠炎熱的，平均溫度二十七度，和台北冬天的落差極大，一出機場就開始一件一件地脫掉外衣。

擁擠的貨車，但是之後的乘車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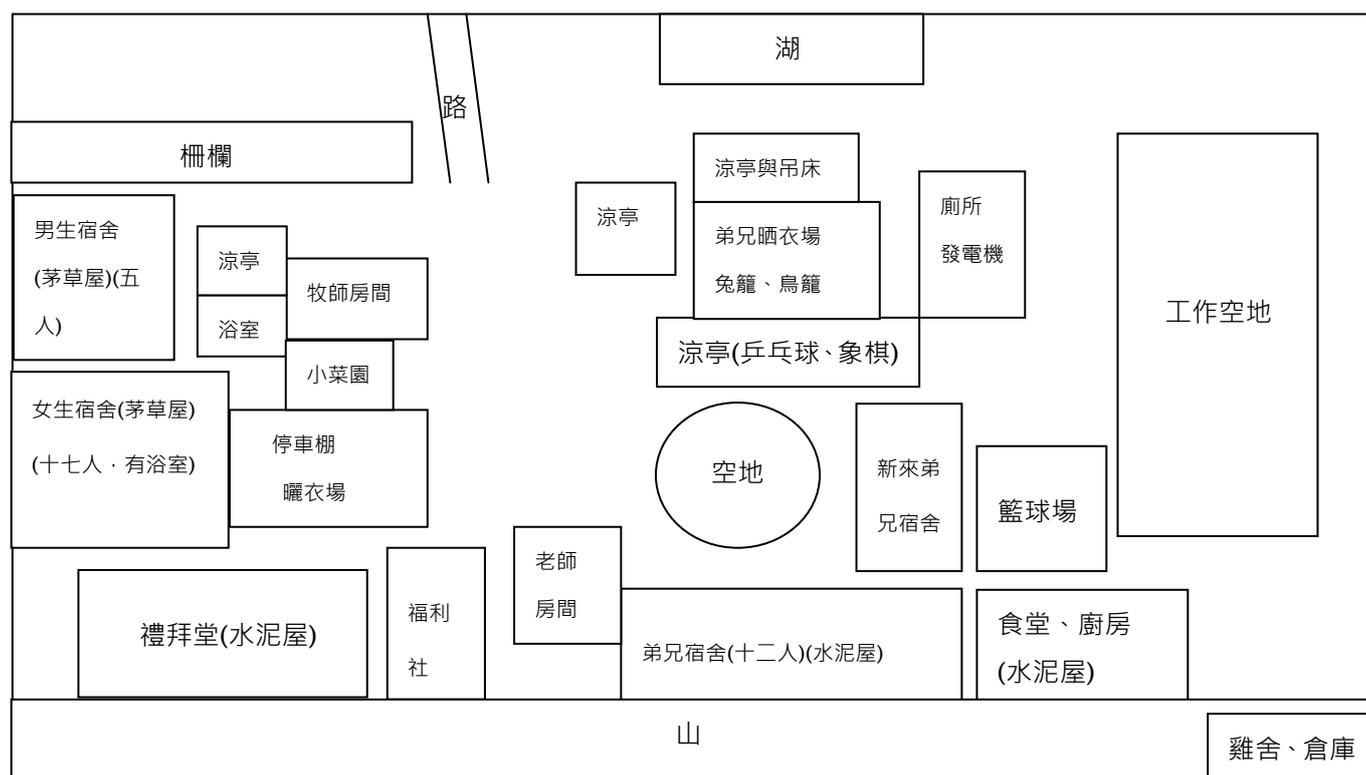
伊甸在泰北的服務是和當地的晨曦會合作。晨曦會是基督教的戒毒機構，滿星疊的戒毒村是我們這次的居住地。一出境便準備有兩台廂型車與一台載行李用的卡車。除了招牌上的泰文和沒有柏油路，從機場到市區景像和台灣南部相去不遠，人很稀疏，交通工具以摩托車為主。(根據曾經來過的領隊指出，泰國的摩托車打檔方式和台灣不同) 離開市區到了郊區則是一片又一片的稻田，雖然花東的景象也大致如此，但其實這是我第一次在農田看到密度這麼高的牛群，一路上看到約二十幾

隻。上山後反而爲了安全而有柏油路，卻很少看到車。開了近兩個小時看到的唯一一台車則擠滿了人，大家驚呼連連。除了美麗的風景和涼爽的微風外，偶爾會看到類似部落的地方。建築大多是高腳屋或水泥矮房，通常都可以一眼看到客廳。路上常常出現野狗或小雞，總是要按喇叭驅趕。可能是因爲下午時段很熱，路上行人不多。而越往滿星疊，柏油路漸漸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小的路。由於廂型車無法上山，因此在半山腰全部的志工們還需要換成小貨車，以上面圖片的方式再進入村子裡，不過一路上沒有人抱怨，大家高聲唱起歌來。

滿星疊戒毒村的基本配備

兩個半小時的車程，中間還「轉車」，吵雜的小貨車終於開進我們的居住地—晨曦會戒毒村。一進村就感受到戒毒村的清幽，進入眼簾的是一片翠綠山林，有與世隔絕的愜意。在戒毒村的正前方有一座清澈的湖，在湖光中可以發現對面村莊對稱的倒影，非常美麗。前面有小湖，後面有山坡，在村子裡則有很多小涼亭，弟兄經常在涼亭裡打乒乓球，該涼亭有電視，每個禮拜會有幾天可以看電視，但是是撥放教育影片。(基督教一般對於信徒的稱呼爲弟兄姐妹，故以下延續此稱呼)我們的宿舍是茅草屋，只有一層的竹板牆壁上貼著華文報紙，透光通風，床是大通鋪。女生宿舍有小浴室。說是浴室可能會造成誤會，因爲實際上只有一個蹲式馬桶，裡面有個裝滿水的大水盆和一個小水盆，供大家洗澡或沖馬桶。村裡有 1 隻小貓、3 隻大狗、2 隻小狗、4 隻兔子、3 隻鳥，還有 1 隻母雞和公雞帶著小雞亂跑。雞舍裡養了 79 隻雞，下了蛋之後可以拿去市集賣。戒毒村除了基督教徒捐獻外，一部分的經濟來源是販賣弟兄自己種的作物或雞蛋。

以下是簡略地圖：



戒毒村並不大，不過可以休息的木造涼亭一堆。沒有瓦斯所以是冷水澡，供電是用發電機，只有早上四點半到六點、傍晚四點半到九點比較暗才會發電，爲了志工們才特地開到九點半。上述地圖用詞或許還略嫌現代化，像是食堂其實就只是擺著幾張桌椅，只是因爲在那裡吃飯所以叫食堂；廚房是用灶來做菜的，竹子木材在這裡顯得相當重要；停車棚是茅草搭起的棚子。從地圖可以非常明顯看到，我們住的地方和弟兄住的地方稍有區隔的。約五十公尺，但弟兄不會過來宿舍區。

戒毒村內的不同角色

在入口處的黑板上面寫著：老師同工 2 人、總務同工 1 人、門訓同學 2 人、戒毒弟兄 16 人、小學生 3 人、弟兄的太太 1 人，共 25 人。

晨曦會的狀況是這樣的：戒毒弟兄→門訓→實習同工→老師同工。戒毒的弟兄有從台灣、緬甸、泰國來戒毒，先押七千塊保證金，離開後會全額歸還。台灣和泰國的人大約要在裡面一年半、其他地方則是一年。結束後若想繼續待在戒毒村也可以。不使用現金，而是記帳，由家人付款。門訓是指當弟兄戒完毒後，若願意繼續在戒毒村工作，可以擔任門訓，繼續在滿星疊參加基督教培訓課程，並在村中配合進行幫忙，通常是五六年；課程結束後是實習，可以進入村裡進行某些協助工作，同時也可以在禱告時上台分享等等；老師則是在課程與實習結束，經由晨曦會的黃牧師認可成爲老師。同工的意思是指長期在此幫忙並有領薪的人。

小學生是因爲有些人在戒毒村戒毒完後，怕回到原來的環境又被影響，所以讓小孩寄住在戒毒村。會定期寄錢回來，逢年過節也會去探望孩子。而孩子們要等父母認爲自己能夠真正的照顧好他們，自己和環境都夠好了，才會回去。這樣的作法乍看很沒有責任心，但依照經驗卻是戒毒村認爲對小孩比較好的做法。最小的孩子九歲就吸毒了，晨曦會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繼續發生，也同意寄養。滿星疊只有三個孩子，但晨曦會在泰北較大的分部「滿樂福」則設立了一個「撒母耳之家」，裡面專門照顧這些孩子們，約幾十個人。伊甸去滿樂福的志工隊服務對象就是這些孩子。

弟兄的太太則是因爲弟兄在戒毒村，不想自己一個人在家，硬是跟來的一位可愛的太太。不會中文，也聽不懂，是泰國當地少數民族阿卡族的婦女。弟兄不好意思趕他走，成爲戒毒村的一員。

滿星疊戒毒村的鄰居們

第一天我們到附近的湖逛逛，有地理課本上的高腳屋和養鴨人家，實際看到感覺很新鮮。但深入別人家裡胡亂拍照還是不太好，所以也沒有進到隔壁村裡。附近有位阿伯腳上裝了義肢，正平大哥說是在作戰時受傷的。房子離戒毒村有些距離，沒有機會和他講到話。戒毒村附近還有一些秘密的山林小道。第二天早晨原本要進行農忙協助，但正平大哥說弟兄們這次上山砍竹子，怕我們剛來太累，此外砍竹子的地方也不夠放二十二個人，所以無法幫忙。領隊漾漾姐提議去附近的山林晃晃。漾漾姐帶過很多梯隊，已經相當熟悉滿星疊，正平大哥也同意開貨車帶我們到離村子約兩三公里的

另一座湖。我們進入的山林非常隱密，走了很多小路。一條小路僅夠一人通過，簡直是大冒險，中間還有人的腳深陷泥沼中，鞋子拔不出來。村裡的黃狗啾啾跟著我們，靈活敏捷的像是在嘲笑我們。大約走了一個小時，祕密小徑走到了盡頭，沒什麼好看的，大家只是在享受冒險的感覺。

星期六日，山下的居民有些會到戒毒村裡的禮拜堂聚會。如果有事情需要幫忙，也會請戒毒村的弟兄下山協助，叫做「相幫」。本次遇到泰國的婚禮，弟兄也下山去幫忙搭棚子。新郎新娘家邀請弟兄們參加婚禮，但當天由於已排定要出遊，因此無緣參加。弟兄幫我們包了一些小菜。這次農忙時幫忙種的咖啡苗，是當地一位老先生因為有多餘的苗而捐給弟兄們的。

我在滿星疊的日子

志工活動沒有一般觀光團那麼華麗的行程表，但在十二天中扣除前後兩天搭飛機，中間有兩天是安排出遊，認識泰北。除此之外基本的行程重複，活動時間如下：

7:00	8:00	9:00	12:00	12:30	16:00	18:00	19:00	21:30
晨禱	早餐	上工(農忙)	午餐	教案準備與洗澡	教學	晚餐	小組時間	就寢

雖然住在一起，但我們的生活和弟兄的時間有些差距，弟兄的活動時間如下：

5:00	6:00	7:00	8:00	9:00	11:30	13:30	16:30	17:00	18:00	20:00	21:00
早操	晨禱	晨禱	早餐	上工	午餐	上工	自由	晚餐	晚禱	自由	就寢

禱告時間通常是先唱三、四首歌，再進入經文解說。有時會有故事分享，或是弟兄的個人故事見證。主持的是老師或是牧師，旁邊有翻譯。最後以默禱結束。弟兄們全部都是基督教徒，畢竟是福音戒毒村。但志工隊裡只有漾漾姐是基督教徒。第二天晨禱時，只剩下漾漾姐旁邊的座位，剛開始很猶豫，想說要是不小心睡著了，說不定漾漾姐會不開心。在經文講解時忍不住有點睏，偷瞄了漾漾姐一眼，發現她睡得很沉。吃飯時和漾漾姐說原來她也會睡著，她倒是很開朗的說：「因為我在主的環抱裡。」漾漾姐在宗教上面比較不強迫，算是個率性的人吧。

泰北的行程比起其他地方的行程來說很輕鬆，總是被其他伊甸志工笑稱「高級觀光團」。老實說，雖然我沒有參加過其他的行程，我也可以感受到滿星疊的行程很鬆，沒有太多壓力。

(一) 一菜一湯卻很滿足

晚飯六個人一桌一菜一湯，經費有限，因此我們吃的白飯並不是長長的泰國米，而是劣質的短短的泰國米。我們在滿星疊的三餐都是弟兄煮的菜，菜是當地時令蔬菜加上豬肉末，味道偏辣偏鹹；湯是當地時令蔬菜，味道偏鹹。沒錯，菜色的宗旨就是當地時令蔬菜，不管是客觀主觀來看都很單調，但每餐都吃得很開心，真是奇妙。實際上三餐的菜色都一樣。更貼切地說，每一餐都是在吃下去的那一口才會發現「噢，原來不是昨天那個菜阿」顏色、配料完全相同。不過弟兄的菜很好吃。

餐前都要進行禱告。早餐和弟兄們一起吃，由弟兄負責禱告。但午餐和晚餐不知何時多了「最後一個到食堂的人要禱告」這樣的規定，因此每當十二點一到或是教完小朋友，戒毒村裡就會開始出現狂奔的人們。弟兄總是一面看著跳下卡車的我們一面偷笑，叫我們不要跑太快以免跌倒了。

雖然滿星疊水資源豐富，但熱水只有在用餐時間有燒柴火時才有。有些人帶了泡麵，結果根本沒有吃。沒有高級過濾系統，因此喝的水裡面有些許泥沙。第一天裝熱水的時候沒發現，是後來某天弟兄幫我裝水時叫我先不要喝，等到沙子沉澱後再喝。再次打開水壺看見真的有泥沙沉澱時有種哀傷的感覺。

(二) 蓮蓬頭可是高科技產品阿

第一天沒什麼流汗，大家都沒有洗澡。根據參加過的人表示，新疆的服務據點是沙漠近郊，兩個禮拜才有水，爲了不占用當地資源也同時因爲好玩，志工大部分可以十四天不洗澡。第一天大家開玩笑說挑戰十天不洗，不過泰北的天氣從早上的四五度，到了中午直逼三十度，實在很熱，最後決定要洗澡。最後一個洗澡的人大概撐了三天，也屈服於冷水澡之下。其實泰北靠近湖邊，完全沒有占用水資源的困擾，若不洗澡純粹只是懶。

爲了增加效率，我們通常先在外面的水溝旁洗好頭，再進入浴室洗身體。進入浴室時有一個大水缸，裡面裝著從山上接來的泉水，所以有點混濁。用手稍微試了一下水溫，可能只有十度左右吧。第一次洗的時候，對峙般地看著冷水，實在很猶豫要怎麼進行第一瓢。最後決定從四肢末端開始慢慢「澆」，大約五、六瓢後突然覺得也沒有什麼。到後來更是可以在傍晚洗澡洗頭也沒有問題。

洗好頭後在廣場曬頭髮。因爲沒有電，所以不能用吹風機，只好用吸水毛巾不斷擦頭髮。沒想到太陽很大，五分鐘就乾了。我們洗頭和洗衣服都在水溝旁，女生宿舍後面有個空地可以曬衣服，中午曬的話兩小時就乾了。

不管飲用水或洗澡水都有泥沙。第一天晚上，因爲燈光很暗沒有注意，還用不太乾淨的水刷牙。隔天大家看到水的顏色時，只能自嘲「大顆粒可以去齒垢」。

(三) 自然的生活作息

如同前述，我們住的是茅草屋，牆壁用報紙擋風。在滿星疊的第二天早上醒來完全是被冷醒的。日夜溫差很大，凌晨可能只有十度。第一天醒來時大約是早上四點。公雞在凌晨一點多就開始叫，真不知道牠到底用什麼時間睡覺。更誇張的是牠每隔十分鐘叫一次，並不時的傳來小雞散步的沙沙聲。第一天晚上的睡眠品質有點小崩潰，加上很冷，台灣的作息沒有調過來，進行晨禱的時候眼睛快要闔上，翻聖經的時候也一直小聲的問現在是第幾頁。但習慣後，大多時候都是五點起床，九點半就寢。

晨禱是七點開始，不過我們會在五點起床，到山下的早市逛逛。雖然不是規定行程，但大家都會努力爬起來。早餐往往是最道地的泰國小吃：豆漿一杯 3 泰銖、年糕一個 20 泰銖、米粉板條 10 泰銖、玉米粿一個 10 泰銖、蛋餅加煉乳，一個 10 泰銖、碗豆粉加麵 10 泰銖、實心的地瓜球一袋 10 泰銖等很多特殊小吃。泰國的水果很便宜，一整袋葡萄 10 泰銖，一顆西瓜 20 泰銖，同團有人買了，但走回去的山路走得很痛苦。

本次協助農忙，首先稍微整理了工作場地，將雜草除去，變成平地。接著開始將他人捐贈的咖啡苗放入一個小袋子裡。這個小袋子在土中埋久了會分解，因此當咖啡樹長得差不多，袋子也會融在土裡變成養分。小的咖啡苗裝入袋子後，會拿到後面山坡種。等到種出咖啡豆後，可以賣到山下。這次大約裝了三千顆咖啡苗。協助後是午飯。午飯之後是討論教案的時間，但其實討論並不會太久，因為在台灣時就已準備的差不多。通常我們都會和弟兄聊天、打球或是睡午覺。洗澡洗衣洗頭也是在此時進行，溫度比較剛好。

大約四點半出發到小學校宣愛堂，五點到達。教完後六點半回到戒毒村。吃完飯大約七點，七點半開始小組時間。小組時間的前一小時是團康遊戲，後一個小時則是以「誠實的椅子」，也就是被選中的三個人分享個人故事與心得為主。每天晚上透過這樣的模式相互了解，是這個團隊很特殊的相處模式。晚上有時會一起看星星，分享心事。

(四)「莎哇滴咖！」伊甸競選團

戒毒村位於山上，到山腰的服務學校大約二十分鐘。每天搭小貨車上課。曾經嘗試分批載，但嚴重延誤到上課時間，最後還是大家相親相愛。每次出發前往服務學校的路上，我們都很努力和附近的居民打招呼，畢竟要當十二天的鄰居。頭一天的三十分鐘車程簡直挑戰人體扭曲的極限，大家擠來擠去，還要小心掉出貨車外。開車的正平大哥很緊張，怕我們跌出去所以不敢開太快，但不開快一點又像是酷刑，真是兩難。大家開始學會如何擺姿勢不會掉下去又可以打招呼後，每天做小貨車都會大聲唱歌。

第一天我們還用破泰文和當地居民揮手打招呼，大部分的居民只是偷笑沒有回應，或是傻眼看著我們。從第二天開始，有個小朋友會在固定時間出來和我們打招呼，然後吃吃的笑，真可愛。攤販則是在之後就見怪不怪，大部分的居民都會和我們揮手。

「跟聽到的不一樣嘛！」

我們合作的宣愛堂是基督教設立的小學校，每次都要先唱聖歌才會開始上課。其實宣愛堂不是正式學校，是當地人楊老師爲了讓小朋友學好中文而開的類似課輔的地方。

第二天中午時，宣愛堂的楊老師來到戒毒村。沒想到楊老師卻帶來一個遺憾的消息——之前一個會彈吉他的老師因爲資源實在太缺乏，所以離開宣愛堂。大家都很喜歡老師，走了一批小朋友在

山下學習。此外，由於楊老師個人因素，比原先通知提早一個小時下課，我們只能和小朋友相處一個小時。這樣的落差，除了兩個半小時的教案變成要一個小時完成，更重要的是小朋友人數：幼稚園由原先的 20 人變成 9 人、一年級從 15 人變成 5 人、二年級和四年級從 10 變 2 人、三年級和五、六年級整班消失。志工老師比學生還要多。領隊立刻通知大家更改教案，重新分配老師的年級。

爲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剛開始大家都沒辦法理解。後來發現，因爲滿星疊是山上，學校和老師資源不多，和伊甸進行通知是有困難度的，所以才會變成當天得到通知，必須適應滿星疊的新狀況。前面老師的離開使宣愛堂從八十人變成二十人。留下來的孩子大多是沒有辦法去山下的孩子，我們更要努力陪伴他們。班級急遽減少，因爲幼稚園部有兩位六年級的翻譯，三年級跑到二年級，五年級的到四年級，四年級其中一個到一年級。雖然大家的教案很多可能沒辦法用了，但是伊甸重要的就是彈性，所以盡量用下午的空檔討論。

行前說明說孩子會注音，但其實現在留下來的小朋友不太會注音符號，因爲楊老師不會。翻他們的作業簿可以發現，老師直接教字怎麼寫，而沒有注音符號。走掉的那位老師會注音，楊老師曾說過有些小朋友的注音還比他好。短期志工的我們可能要思考要不要繼續使用注音符號的教法，因爲即便教了，十二天一走，注音符號對孩子們還是沒有意義。此外有些老師在第一天上課時，所使用的綽號太困難(如：牛仔) 老師很難解釋，孩子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其實是不好的。老師和學生都有不必要的挫折感。

雖然行前以討論過各種教案，但遇到突發狀況還是要能夠應變。孩子們很容易受到老師的影響，在教學方面要用嚴謹的態度去面對，很多細節都需要思考。各種狀況的應對處理，是這次國際志工很重要的一環。

「老師你不要忘記我們喔」

本次負責的是一年級的孩子，只有五個，有一個是最後一天加入的附近的孩子。依照中文能力分年級，但年齡差距之外可以發現能力上多少還是有差別。孩子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的認真，總是不斷的抄筆記，不願放過每個學到中文的機會。能力有些參差，但寫中文沒有筆畫的概念，用畫畫的方式在寫。

宣愛：原本四年級，第一天被派來當翻譯。中文聽、說很好，學習很快。是溫柔的女孩子。積極認真，會舉手回答老師問題。實際年紀大約是小六。送每個老師自己畫的畫。我們出遊的那天有到滿星疊找我們，沒有找到。要離開那天握著我的手說「老師你不要忘記我們喔」

祈禱：總是笑咪咪的，害羞不太敢發言，其實發音很正確，需要鼓勵。實際年紀大約是小五。對於我們教的東西有概念，但只會以泰文表達。會做筆記但是是用泰文書寫，僅記念法。送我他摺的紙。要離開的那天依依不捨，一直握著我的手。

浩恩：認真，喜歡皺眉頭。聽不太懂，也不太會念，很樂意講中文。但中文書寫能力很好。實際年紀大約是小三，幾乎每個字都會做筆記。某次寫錯字，我拿立可帶出來，他看著我傻笑。我問翻譯怎麼了，才發現原來他不知道立可帶是什麼也不會用。

海明：個性好勝，有點完美主義，覺得可能失敗的事情就不想做。被翻譯寵壞，總是說泰文。其實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很好。常常叫他不要一直講泰文，可能不喜歡我，哈哈。實際年紀大約是小三。偷偷在手臂上寫龍被我發現，明明會很難的字卻裝死。

明慧：最早認識的孩子，害羞，不願意講中文。只有第一天和作水火箭的一天出現，比較喜歡遊戲。實際年紀大約是小一。

幼華：最後一天因為離別會有大型遊戲，加上遇到休假，突然加入的曾經在宣愛堂的孩子。不知道為什麼很黏我。中文書寫能力很好，聽力也很好。實際年齡大約是小一。

琪蓉：第二天開始幫我們翻譯的女孩。是附近的小孩，高中生，來幫忙。教我寫我的泰文名字，是個美麗的女孩，中文能力很好，和孩子相處也很好。

除了這些孩子，由於人數變得很少，我們也有機會和其他年級的孩子相處。比起台灣同齡的孩子，由於環境較單純，孩子們很純真可愛。僅僅只是玩摸對方鼻子的小遊戲也玩得樂不可支，下課喜歡找老師抱抱等等。面對一個新的遊戲，孩子們總是很開心。

我們和弟兄們的相處(以下弟兄名字皆非真名)

第一天一進村我們便和弟兄們猛揮手，弟兄只是冷靜的看著我們，沒有反應。吃飯時間有位弟兄一直往食堂看，但我出去洗碗時和他打招呼他沒有回應。第二天由於正平大哥的體貼，我們沒有一起工作。中午吃飽飯弟兄在自己的房間休息，沒有進一步接觸。第一天晚上，由於弟兄每周都會有個教育課，放有教育意義的影片。當時放的是電視劇「一公升的眼淚」。對於明明住在一起，卻不是一起生活這點，我一直感到很奇怪。我厚臉皮的拉一張椅子在旁邊坐下。弟兄們一起轉過來，看了我一眼，又轉回去。幾個靠近我的弟兄突然一起散開，我旁邊都沒有人坐。我有想過是不是自己中午洗得不太乾淨，但當時我實在不確定是不是有什麼地方冒犯到弟兄了。和弟兄相處在前兩天很有距離，雖然我們會和弟兄揮手打招呼，但弟兄並不會主動和我們說話，最多也是點頭示意。

最重要的關鍵大約是在第三天早上。一個志工去早市時買了西瓜，卻沒有刀子可以切，因此跑去和廚房的弟兄借刀子。廚房的弟兄是台灣人，弟兄借我們水果刀，此時在旁邊的一位弟兄走過來，幫我們切西瓜。大家吃得很開心，但他自己不吃，我們慫恿他吃，但戒毒村似乎規定他們不可以吃我們的東西。後來廚房的弟兄拿了泰國當地的青芒果，說要請我們吃，還拿出自己私藏的七味粉與梅子粉。志工們把這三位弟兄包圍後，我們開始聊天。這是三天來最長的一次聊天。我們也開始知道弟兄的名字，開始真正的融入他們。以下進行個別介紹：

(一) 中文部弟兄

- **汞哥(45)一台灣人，在戒毒村五年，使用中文、台語**

借刀子的大哥。汞哥的名字很有趣。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和一位香港來的弟兄衝哥比較要好，會向他詢問弟兄的名字。動物園長哥叫廚房負責的這位台灣弟兄「水銀哥」，剛開始覺得這個名字真是秀氣，志工們也跟著水銀哥的叫著，甚至有人開玩笑的叫「汞哥」。後來某天和另一位台灣弟兄阿賢聊天時，我問道水銀哥的名字到底怎麼寫，大哥說完我才發現完全不是水銀這兩個字。口音不同有時會發生一些小笑話。汞哥和主廚負責廚房的伙食，經常在食堂外偷看我們有沒有吃飽。剛開始的時候他不好意思問，都是偷偷聽我們講話。第三天我到廚房裝熱水時，剛裝好要喝，他馬上阻止我，幫我把水壺的蓋子蓋好，說先讓沙子沉澱才可以喝。是個貼心的人。他曾經在另一個戒毒村滿樂福戒毒，據他描述滿樂福的資源比滿星疊好很多，但是紀律也更嚴格。沒有回台灣，台灣已經一個親人也沒有了，所以在滿星疊廚房工作。

- **大哥(41)一台灣人，在戒毒村十個月，使用中文、台語**

大哥是個很壯的中年男子，看起來就像台灣黑道片裡會出現的人物，有大哥的氣勢，背上有刺鳳。他是第一個跟我說話的人，用台語跟我打招呼，我只能生硬的回答。過程中大哥問我從哪裡來，是規定不可以透露的問題，不過當時人很多，因此我們用「我們從很多地方耶，北部南部都有喔」帶過。大哥對我非常好，常轉頭看我晨禱時有沒有翻錯頁，或是給我水果吃，問我睡不睡得好，大哥很想好奇我到底住哪裡。第四天時請我吃木瓜，弟兄只拿一片，我卻有三片，很不好意思。剛開始不太和大家接觸，某天中午請大家吃水果的時候講到自己的故事。

是屏東的一位有錢人家小孩。父親是十大建設的工程師，以此為榮。但五歲父親去世。母親溺愛。一個姐姐、一個妹妹。是當地的地主，很多朋友。個性很衝激不得，因為有人說「家裡沒錢吸不起」，而開始吸安非他命。對朋友很好，不准朋友吸毒。開始吸毒後村莊裏的人都怕他。後因吸毒罪入獄。曾說滿星疊比獄中還辛苦。在監獄裡面還沒有人敢跟他搶排隊洗碗，每次探監他媽媽都會帶他喜歡吃的菜，而且在監獄裡面不用工作。雖然現在被放出來了，牢友似乎都被判了死刑，有殺人罪或強姦罪。十年內監獄進進出出，出獄也遊手好閒。一直承諾朋友不吸毒，還是違背諾言，朋友卻還是幫他照顧母親。對於此事很後悔。和老婆離婚了，有一個年紀和我一樣的兒子。(可能是因此對我很好) 兒子幼時每次看到大哥都是在監獄，未感受過父愛。對此他很煩惱。兒子過年時會去看大哥的媽媽，大哥的媽媽問兒子要不要打給大哥，兒子說：「怎麼打？他不是坐牢嗎？」大哥想要補償兒子，但又怕變成溺愛，「只要他想要，我就算殺人也辦得到」為此很苦惱，雖然他知道這樣是錯的想法，卻不知如何面對。戒毒村裡有另一位弟兄以賽亞十八歲，緬甸人。大哥要以賽亞叫他「豆桑」，但叫我們不要告訴以賽亞「豆桑」的意思。同團有一位志工家庭背景較為複雜，母親與人再婚，現在的兄姊沒有血緣關係；親生父親再娶，有一個弟弟，但後來又離婚，爸爸和弟弟現金經濟狀況很差。會和弟弟連絡，但由

於在志工五歲前就離婚，對於親生父親沒有印象，親生父親也想彌補此事。志工和大哥對談後，兩方都對彼此的立場有多一點心情的了解。

母親是基督教徒，所以推薦此地，曾在台灣的晨曦會分會戒毒，但戒完毒後仍受環境影響。對於滿星疊，大哥一開始很反感。泰緬人總是不排隊，他不想進行農忙，規定很囉嗦。但漸漸習慣這樣的生活方式，覺得很自在。大哥雖然想要繼續留在那裡，但母親已年邁。對於自己四十幾歲還需要母親擔心很歉疚，因此決定六月就會回台灣繼承家業。以大哥為借鏡，擔心自己回去後一個親人都沒有，想要戒毒成功。妹妹要結婚了(告訴我們的三天後結婚)，卻不想回去，怕會讓夫家的人說閒話，但一直打手機關心妹妹。

● 動物園長(25)—香港人，在戒毒村一年，使用廣東話、泰文、中文、英文

一開始幫我們切西瓜的弟兄。泰文是來戒毒村學的。曾經讀過農業相關技術，戒毒村內的雞舍和動物都是他管理的，也是他取名。會帶我們去拿雞蛋和餵雞飼料，但怕吵到雞一天只能兩個人，對於雞舍的管理很嚴厲，很喜歡自己搭起的雞舍。由於年齡相近，因此和志工們最為要好。是最早和大家打成一片的弟兄。我們一起打籃球、排球，還有自製的棒球。喜歡送我們東西吃。在滿星疊他常常在三餐以外的時間煮東西給我們吃，像是炒飯、蒸蛋、綠豆湯等甜點。有過三個女朋友，現在和其中一個有斷斷續續的連絡。以前看過一公升的眼淚，很不屑，現在看卻覺得熱淚盈眶。對我很親切，曾經說我很奇怪，又說我像他以前同學，問他怎麼怪法他也說不上來。總是希望可以整到我，但似乎徒勞無功。種咖啡豆苗時會告訴我蟲子的學名，喜歡把蟲丟給我。叫我小朋友。

和志工相處的過程雖然快樂，但從不提及自己吸毒的原因。只提到以前待戒毒所都會偷偷跑回家，因為滿星疊離家鄉較遠，才選擇此地。會鋼琴會英文，曾經當過麻瘋病的志工，對於自己成為反被服務的對象沒有負面感受，反而覺得自己應該好好振作起來。將來想要進入香港的神學院就讀。對我看的書《心理學的故事》很有興趣。不過那本已經絕版了，而且不能用個人名義送禮物，所以最後我沒送。第九天時，動物園長跟我們炫耀上一批志工給他的留言。那篇留言很長，而且太過情感豐沛，出現了很多「好喜歡你」等字眼。最重要的是這篇留言只有動物園長有。這其實是伊甸和晨曦會都想避免的事情，因為我們希望弟兄們不要產生驕傲的感覺。但動物園長卻很開心的告訴我們，並希望我們也簽名。最後一天晨禱前他問可不可以留下簽名和電話時，我告訴他負責人說不行，他卻沮喪的說「嗯，我懂啦，反正要保護你們嘛」晨禱後我告訴他主要是希望如果有的話大家都要有，只要大家都要簽，還是可以簽的，他還是有點沮喪。有時規定難免造成相處上的障礙，但這樣其實不只是因為我們，而是為了弟兄們在心態上不要浮躁。

心思細膩，倒數第二天我們的行程為出遊，回到戒毒村時跟我說他覺得有點寂寞，因為村裡很安靜，讓他感覺到我們走了之後的樣子。最後一天分享時告訴我們，他很喜歡我們這梯志

工，我們真的很願意和弟兄接觸。還說「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請大家吃東西，因為我用再多錢也買不到那種快樂。」最後一天要走時，送我一瓶果汁，送另外一名和他很好的男性志工他隨身的戒指。

- **桌球(20)——緬甸人，從小在雲南長大，在戒毒村半年，使用中文**

雖然是緬甸北部人，但是從小被父母送到雲南學習，因此會中文，反而不太會緬甸文。相當含蓄沉默，第一次和他聊天時他也坐的很角落，很喜歡看我們玩。喜歡打桌球。當時知道他 20 和我差一歲時，很高興的跟他說「哇，如果你在大學的話，就是我學長了」他很害羞的表示「就算怎麼念也不會念那麼好啦」，但從言談之中看得出來他很想復學讀書。曾經感慨的說「如果沒有吸毒，說不定現在也畢業了」會街舞，在滿星疊戒毒後胖了六公斤。堅持自己以前長得很帥。後來跟動物園長一起欺負我。身上有刺青。

- **主廚(38)——雲南人，在戒毒村一年，使用中文**

喜歡看我們吃飯。吃飯時間總是自己一個人在廚房後面吃。年齡的差異加上本身害羞，志工們很少和他接觸，不過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很聊得來。因為毒品在雲南很便宜，所以吸毒。他們的朋友很多也在吸，以鴉片為主。身上有許多疤痕，第五天一位志工問起，主廚說其實只是砍竹子留下的疤痕，沒有什麼風光的過去。第十一天相機遺忘在吊床，正要回去拿時發現主廚拿起來看，不確定他會看到什麼，會怎麼想，有點緊張。最後一天吃晚飯時，主廚很高興的給我看他抓到的蛇，他打算養蛇叫我取名字。有考慮要繼續待在滿星疊。

- **正平(25)——台灣人，在戒毒村六年，使用中文 (此暱名是一開始大家的口誤，並非本名)**

曾為戒毒者，負責我們的工作分配與出遊。從小是鑰匙兒童，國中開始學壞。高一打教官後被退學，後來在賭場工作，為了配合賭場時間能保持清醒而吸毒。染上毒癮後開始學會又搶又騙，曾入獄，有前科。出獄後還是想要吸毒，母親很難過。約在 2004 年到滿星疊戒毒村戒毒，過程很不順。常常看牧師不順眼，也常和其他弟兄打起來。脾氣很差，鬧脾氣和牧師說要回去，牧師謊稱護照在母親那，不在泰國。毒癮發作時一直撞牆壁，生不如死。某天接到母親電話，一接起電話，聽到母親在哭泣。母親在電話一頭哭，他也哭了，從此下定決心戒毒。戒毒一年半後不回台灣，繼續參與門訓課程。在參與過程中個性仍火爆，大家都不看好他成為實習同工，衝著這點決定要成功。現為滿星疊實習同工。常常被漾漾姐提出的冒險要求搞得很胃痛，但看到大家想玩又不好意思拒絕。對於我們這梯次的志工他很感動，因為過去的志工似乎對弟兄充滿距離與畏懼，讓有些弟兄有陰影。「我們都已經戒毒了，為什麼還是這麼怕我們呢」

(二) 緬文部弟兄

- **久欵(23)——緬甸人，在戒毒村半年，使用緬文、泰文、些許英文與中文**

最早和大家互動的緬文部弟兄。喜歡彈吉他，以生硬的中文和大家說話。剛開始也不敢和大家互動，但因為每次彈奏吉他志工會很厚臉皮的跟著亂唱，他似乎很喜歡這樣的互動。一開始在涼亭默默的彈，後來變成動不動就叫人唱歌他彈奏。有一度問我們流行歌，但規定不能唱因此也沒有彈奏。情人節時送給一位志工小紙條，上面畫著玫瑰花和一段緬文。英文並不佳但很喜歡寫英文留言給志工們。第十天晚上是元宵節，不知道元宵節的意思，只知道是節慶，還是很開心的送一部份的志工飲料。志工們紛紛推託不拿，但他自己拆封送給大家，只好收下。某天在吊床上睡午覺，醒來時久欵在旁邊彈吉他，真是高級的享受。

第四天時，教案討論完後弟兄還在種咖啡苗。我和另一位志工要一起去幫忙，那位志工說他要晚一點過去。於是我先到工作空地幫忙。由於是想要幫忙，所以很認真的在種咖啡苗，弟兄倒是一直聊天。我問弟兄們在聊什麼，久欵跟我說：「沒有阿，覺得你很厲害」剛開始我以為是說我種咖啡苗速度很快，有點開心。後來想到，他的意思大概是指我不會怕他們吧。大哥問我家住哪裡，在哪裡讀大學，我不想正面回答，努力岔開話題。沒想到那位志工一直沒有出現，變成我和大哥單獨相處的局面，無法推託，說實話當下有點緊張。但後來大哥問我平常在幹嘛，我說上學之類的時候，久欵很開心的他會幫我每天幫我禱告考試考好。久欵是個開朗愛笑的男孩，很喜歡唱歌。

- **阿強(29)—緬甸人，在戒毒村十年，使用緬文、中文**

屬於實習同工。家中幼時有錢。當地的村子吸毒是潮流，包括父親在內都有吸毒。當地的流行話是「如果爺爺吸毒、爸爸吸毒，兒子不吸毒不是很奇怪嗎？」1997年父親發瘋，幾近傾家蕩產。當時他有吸毒未上癮，為了逃避父親而到朋友家，反而因此上癮。決定到泰國戒毒，但失敗。同年為國際禁毒日，怕被警察抓而逃到雲南，還是被抓。在中國關過後，由於母親推薦，2000年到泰北滿樂福戒毒。起先很不服氣，不想看牧師臉色，自願到廚房幫忙(廚房幫忙者不用做農忙)。漸漸習慣這樣的工作模式。2010年父親過世，想要回家但被拒。因為沒錢他也無法回去。有次出遊到瀑布旁，高處有一塊大石，志工們說想爬上去。他雖然很想讓大家上去，但又怕危險。志工已放棄上去的意圖，他還是在想怎麼讓大家上去比較安全。很可愛。

- **以賽亞(18)—緬甸人，在戒毒村一年，使用緬文、中文、英文、拉祜族語、泰文、些許台語**

沉默寡言，但長相清秀年紀又小，受到志工與戒毒村小動物們的歡迎，不太常和志工說話，總是默默避開。語言學習能力很好，可以使用中文、英文交談(雖然中文有英文的腔調)。以前高中讀生物。一靠近他就閃開，是我最後一個認識的弟兄。第七天時，他與另一位弟兄阿德在涼亭裡。我走到涼亭坐下來寫日記。他突然開口問我名字，有點感動，我還拿自製的泰文名牌給他們看。當天是情人節，他問：「你，要不要打電話給台灣男朋友？」我回他：「要是有那種東西的話就不會出現在這裡。」我問他要不要打給緬甸女朋友時，他搖搖頭說「吸毒的人才沒有女朋友」。他對吸毒這件事深感自卑，常常說「吸毒的人腦子不好」等等。雖然不會欺負我，

但會嘲笑其他人。(有位志工不論怎麼學都學不會緬文的我愛你，也聽不太懂以賽亞的話，以賽亞最後受不了嘆氣說：「不只吸毒的人腦子不好」)。不知道是害羞還是怕分開會難過，總是在一旁看我們玩，就算邀他他也不參加。叫大哥「豆桑」，其實他知道是爸爸的意思，不過覺得無所謂。

某天經文講解時，老師問以賽亞喝酒會想到什麼，以賽亞說很想家。再二十天就可以回緬甸，但爲了等同在戒毒村的舅舅而須多留幾個月。想要回家跟媽媽一起生活，希望可以復學，或是在觀光區賣衣服。會吉他，總是在大家睡午覺或是寫東西時當大家的伴奏。不論是台語、泰語、吉他都是在戒毒村學會的。

雖然從緬甸來，但是信基督教。媽媽叫他來。吸毒原因是毒品購買容易。某天問我信不信耶穌，我跟他說我不是基督徒，他遺憾的說：「可是耶穌愛你耶。」以賽亞的身上有很寶貝的十字架項鍊。晨禱時我坐以賽亞後面。每次低頭默禱時都會聽到沙沙聲，最後一天我忍不住好奇睜眼一看，居然和以賽亞和久欵對到眼。明明是低頭默禱的時間，真是不專心阿。離別時有哭。

- **史東(36)——緬甸人，在戒毒村時間不明，少於一年，使用緬文、拉祜族語**

以賽亞的舅舅，沉默寡言害羞。會彈吉他，是戒毒村公認的歌手。很少和我們互動。除了本身性格外，一部分原因也是語言不通。常常在一旁看著我們玩。第五天晚上，一小群志工趁空閒時間和弟兄一起唱聖歌跳舞，雖然語言不通但很融洽。史東哥突然告訴翻譯說他想彈一首歌。整座禮拜堂很安靜只有史東哥的旋律，那是一首拉祜族的當地民謠。雖然聽不懂那首歌的歌詞，卻覺得很溫暖很感動。史東哥透過翻譯說這是一首感激大家相聚在一起的歌。對我來說這是很難忘的經驗。最後一天史東哥代表緬文部弟兄自願上去分享，他表示「其實剛開始我不是不想理你們，是因為害怕你們。我很怕你們會怕我們。吸毒的人不要說是人了，連母狗都不願意理，但沒想到你們卻願意接納我們這些人，把我當做朋友一般。我真的從心底感到感動。我已經很久沒有朋友的感受。」對於吸毒這件事情很自卑。

- **弄水(41)——泰國人，在戒毒村四年，使用泰文、阿卡族語**

當地人，戒毒有一段時間，有點像是住下來了。不識字，是少數民族阿卡族的人。取不到老婆，只好花錢請人介紹，太太因爲不甘寂寞所以跑來一起住。兩個人常常在廚房後面一起吃飯，禱告時也是一起坐在後面。負責照顧咖啡苗和數咖啡苗種到第幾顆。喜歡跳舞。

- **雙保(40)——緬甸人，在戒毒村年數不明，使用緬文，拉祜族語**

除了語言隔閡，他和志工互動很少，原因是他都在自己房間睡午覺。以賽亞覺得志工會吵到雙保哥，以此叫志工們安靜點。雙保哥感覺上是個開朗的人，唱聖歌時喜歡站前面，動作也很大。最後一天很大聲唱聖歌，歌聲讓人不敢恭維，但活力十足卻很印象深刻。

- **阿德(35)——緬甸人，在戒毒村年數不明，使用緬文、中文、泰文**

中文不流利。由於我曾經給他看我名字的泰文寫法，因為知道怎麼念，因此他常常叫我名字，再比手畫腳一番。喜歡和志工們打排球。和以賽亞很不錯。請我吃過一種特殊的水果，要捏過才可以吃。不捏會很酸。但一開始沒人告訴我這件事，被酸完了阿德哥才又給我一顆。頭上帶的不知道為什麼是景福宮的帽子。據大哥說他是阿德哥是從自己村莊來戒毒的，他的親人都以為他死了。某天在路上又看到阿德哥，馬上所有親戚跑去相認。相認那天很感人，看到阿德哥的妻子兒女，大哥覺得很感動。現在阿德哥和家裡也有連絡。

- **老滿(25)——緬甸人，在戒毒村半年，使用緬文、中文**

中文能力很好，擔任翻譯。剛開始雖不太與志工接觸，但是個熱情的人。曾經說過以前的志工會怕他們，讓弟兄很難過。有一個梯次的志工，因為沒有和母親說是在戒毒村，母親知道後很訝異，還特地坐飛機跑來滿星疊「監視弟兄」。通常每一梯只有兩三個志工會和弟兄接觸，大部分都在自己的房間裡做事，弟兄是第一次碰到像我們這樣會積極接觸弟兄的志工。老滿負責掌管發電機，自己住一間。有個秘密廚房，會在那裡請志工吃東西。第四天種咖啡豆時，告訴我咖啡豆三年後會開花，整個山坡都是白色花海，希望我三年後可以回來，他會在戒毒村等。希望我們可以一起看咖啡花喝咖啡。我們不能和弟兄有約定，後來這段話被胡老師打斷了，不了了之。第十天晚上一群志工和四個弟兄一起唱歌，雖然很融洽但使老滿延誤一個小時熄燈，領隊非常生氣。和志工也很友好。最後一天希望請志工吃東西，雖然志工紛紛推託，但還是硬塞給大家糖果，和久欸一起送大家。送人的人比收的人高興。最後他好像很開心自己也可以像動物園長一樣送東西給我們，總覺得這是負面影響。

- **胡老師(31)——緬甸人，在戒毒村十年以上，使用緬文、中文、拉祜族語**

滿星疊負責老師。但個性很溫和，弟兄都不太怕他。曾是戒毒者。十三歲父母相繼去世，十四歲休學。有兩個姐姐。因為需要開始替家裡賺錢而有自己的錢，後來學壞。為了毒品，常常用偷用騙的拿姊姊的錢，吸食安非他命。被送到泰北親戚家，但當地又有買毒品的門路，再次染毒。親戚不想要照顧他了，送他到滿星疊。後來在滿星疊信仰基督教後戒毒成功，現在以被親戚接納，但怕被影響不願再回緬甸工作。約兩年回去一次。有泰國女友。第四天志工曾邀他玩大富翁，他很開心而且很喜歡。之後每天都問今天有要玩大富翁嗎。講拉祜族的鬼故事。

由於之前志工的畏懼，造成弟兄起初也不敢靠近我們。但後來打成一片後，弟兄很重視我們。星期日是聚會的日子，我們和弟兄一起活動。居然有弟兄拿西裝襯衫出來穿，還擦香水，對比穿夾腳拖和棉褲的志工很有趣。行前說明提及的警告是必要的，有時卻造成志工們心理壓力，而不願和弟兄親近。最後一天分享結束時，弟兄們在教堂唱著祝福的歌，用各自不同的語言替我們祈福。雖然語言不通，但對彼此真誠以待，我想這是一個令人難忘的經驗。

十二天中兩次精彩出遊行程

第一次的出遊是泰緬邊境的金三角與美賽，離滿星疊約兩小時車程。金三角山上有做廟，但女生不能進去，因此作罷。美賽龍蛇混雜，有很多便宜的攤販。最特別的是有賣計算機的攤販。同團一位志工是學工程的，剛開始看到工程計算機非常好奇。台灣一台三百塊以上的工程計算機居然只賣一百塊。該志工試用了一下，發現計算機居然是假的，除了加減乘除之外都不能用。真是令人驚訝。美賽也算是觀光勝地，但因為很多人會偷渡，所以警察很多。問司機大哥警察怎麼辨別亞洲人是否偷渡，大哥說最基本的分辨方法就是「眼鏡」。很簡單但也很聰明的方法。下午到泰國傳統黃昏市場，很多傳統小吃。由於都是說泰文，買東西需要比手畫腳一番，會被坑錢。買飲料時遇到一對情侶，因為語言無法溝通，最後居然直接給我們喝飲料，真是熱情。

第二次的出遊是泰國少數民族與騎大象。我們看到泰國當地的阿卡族、拉祜族、長頸族。除了阿卡，其他都不是泰國當地的少數民族，而是從緬甸遷來的。緬甸對待少數民族非常惡劣，因此這些人不計辛勞也要跑到邊境來。在泰國沒有身分的他們，需要透過人蛇集團買通警察。人蛇集團抽成很多，他們生活艱辛，但即使如此也遠比在緬甸好得多。由女人和小孩負責販售長頸族商品，提供拍照。攤販後面是他們的住屋，可以看見男人們在後面休息看著觀光客。地陪叫我們不要殺價，已經很便宜了，小孩不會做生意，對他們來說東西賣出去就好，但之後會被痛打一頓。下午騎完大象我們去大賣場。泰國大賣場榴槤口味的東西很多，熟食區有賣生日蛋糕，也有專人幫忙切水果。更特別的是，大賣場裡居然有燕子飛來飛去，真的很特別。

除了這幾天，我們還有去滿星疊附近的深山瀑布，由於過去瀑布的路很難走，正平大哥一開始很反對，漾漾姐一意孤行。當時有三、四位泰國高中生在瀑布玩水。他們會從瀑布旁的岩石跳水，除此之外他們用枯枝刺穿抓到的魚，再用旁邊的枯幹生火烤魚，很像卡通出現的自然煮法。雖然煮法很原始，他們還是有手機的，只是這種和大自然相處的方式很特別。

「志工服務還是旅行？」這裡可能稍微有點文藝

好吧，放輕鬆，社會學實踐報告已經要結束了，這是最後一部分。

在投稿社會學實踐報告前，其實我不太確定我是 F(旅行)還是 G(志工)，幸好不用分類。

說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為什麼會變成兩萬多個字呢？對滿星疊真是千言萬語阿。想要打社會學實踐報告，最初的動機只是想要把這些經驗透過這個報告和大家分享。但打著打著，想記得的、想分享的事情越來越多。這幾天帶給我的衝擊和我看到、聽到的一切風景都讓我難以忘懷，漸漸的，這篇報告的意義似乎不是介紹給大家這麼單純了，對我來說，應該是記錄著我不想忘記的那些片段，得不得獎似乎不重要了。這不是為了想得獎而打出的報告了。好吧，我真的沒辦法否認這一篇報告莫名的長。(至少老師之後可以開始想想下一屆要怎麼規定格式和字數了。)

這十二天，不管是和弟兄、和孩子的相處，都很快樂。短短的十二天，以教育志工的名義，實際上我們教會了孩子什麼呢？雖然教了世界地圖，雖然教了很多動物、水果的名稱，雖然教了金元寶的摺法、教了新年習俗，可是我們離開後孩子真的記得嗎？我們是不是真的讓他們稍微認識了這個世界，而不是一堆符號呢？這一點我不會知道，但我寧可樂觀的相信，透過一梯一梯的志工和楊老師的努力，孩子們中文會更好，好的足以追求他們想要的夢想。

而這一次在滿星疊讓我最大感觸的，是我們和弟兄的故事。好吧，或許看字數也是這樣沒錯。記錄中參雜著一些瑣事，這些事讓我很快樂。和弟兄的相處方面，過去的志工受到弟兄身上吸毒標籤與日後可能找上門的恐懼影響，讓我發現或許在行前通知時除了受助對象，也需要考慮到志工們的想法，畢竟這樣的交流是相互影響的。但同時我也反省我們帶給弟兄的快樂是正向的嗎？當下或許很快樂，但或許就像之前領隊留給動物園長的留言那樣、就像那天晚上，或許我們和弟兄唱歌很快樂，卻耽誤到他們的作息。滿星疊因人數減少，快要被拆掉了。我們是否能讓弟兄好好表現，是滿星疊是否被拆掉重要的因子。雖然我們的陪伴讓他們很感動，可是多餘的快樂真的是他們需要的嗎？我不奢求自己帶給他們什麼向上的影響或人生的轉機，可是如果吸毒帶給他們的是這麼大的痛苦的話，我只希望他們可以不要一而再的做自己不想做的人。

除此之外，弟兄們對我們很好，讓我不勝感激。在泰航的飛機上我睡不著，突然又有很多話想跟他們說。不管是汞哥、動物園長、老滿或久欵，都很喜歡請我們吃東西。那天老滿久欵給我們糖果和果汁，他們自己卻比收到的我們任何一個人都還要開心，蹦蹦跳跳離開。他很高興可以請我們吃東西然後當朋友，他用再多錢也買不到那種快樂。

這些事有時讓我們很難受，我想很多志工都是這樣感受的。

我們當然完全非常開心收到他們送我們的每一樣東西，但是即便他們什麼都不做，只是跟我們玩，只要和我們聊天，我們也還是一樣愛著他們的。我希望我們應該是要一起吃榴槤糖，然後一起把嘴巴搞得臭臭的。最後一天我有分享時。上台時我很緊張，講的很少還一直結巴，不過其實我很希望弟兄也可以明白我在伊甸的大家還有弟兄他們身上學到的事情——

這次出梯隊，隊員都有自己的故事，恕我不在報告裡陳述。

我們當中有一些人在未來有很多挑戰和障礙，我們當中有的人的生活方式要面對一大群人的質疑、有的人還在努力學習如何和自己很愛很愛的人相處、有的人背負著至親與社會的眼光、有些人曾經失去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人，我們的路我們的故事，還有弟兄們曾經吸過毒、觸犯法律坐牢、渴望被接納，沒有一個快樂或不快樂該被遺忘，這些都是我們的一部分。我們犯錯然後悔改、時而快樂時而遺憾，但是即便一路上傷痕累累，我們都不會失去愛人與被愛的 ability。沒有任和種族、膚色、國籍、作為，讓我們比他人更優越，每個人都需要被愛被尊重。最後一天分享的當下我沒有和弟兄提到這件事，但我希望他們可以感受到這份心意。

弟兄和孩子看過那麼多梯隊，我們會不會被遺忘呢？

永祥哥說過：「沒有我們他們會比較快樂」在滿星疊我們很多作為都在影響著弟兄，不管是睡覺時間或任何影響他們之間的相處的可能性；「不輕易開始、不輕易結束」某次在臉書上的討論讓我希望，我們在一起的快樂是真誠的，讓弟兄和孩子不是在一梯又一梯的志工們中練習怎麼說掰掰、練習怎麼習慣這些突如其來的來又突如其來的走的人們，而是每當想起過去的志工們，就會會心地笑，然後理解自己在那個時候被那麼樣的珍惜過。我希望自己是做到的，否則我們和一般觀光客沒有兩樣，甚至更惡劣。

最後，這樣的經驗是志工服務還是旅行呢？在打實踐報告的過程中，我比在飛機上更深刻的思考：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做到協助孩子、協助弟兄，但這趟旅行提供我不同的經驗與反思，或許得到幫助的人是我。與以往看景色的旅程不同，這是一趟以「人」為主角的旅行。出於善意的行為並不一定是正面的影響，我想不論是否跨國跨文化，對於自己的助人行為都需要進行反思。這樣的活動，對我來說不是去「看窮人生活的」，而是在不斷的衝擊下省思自己的作為。國際志工日漸興起，參與人數、相關單位越來越多，或許我未來還是會繼續參與類似活動，將這次的經驗打成報告，提供未來想要參與國際志工的人參考。